

元

次

山

文

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
安傳氏雙鑑樓藏明刊本

元次山集序

史若水曰自吾得元子而文思益古夫太上有質而無文其次有質而有文其次文浮其質文浮其質道之敝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之物之生也先質而後文故質也者生乎天者也文也者生乎人者也質也者先天而作者也文也者後天而述者也故人之於斯文也不難於文而難於質不難於華而難於朴

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余自北遊觀藝於燕冀之都得元子而異焉欲質不欲野欲朴不欲陋欲拙不欲固卓然自成其家者也唐之大家風斯下矣其骎骎乎中古而不已矣乎其泯而不傳將文末之世爾矣乎兩廣總戎太保武定侯郭公世臣武而好文余謂之元子公讀之若有契焉曰嗟嗟次山浩然剗大憤世疾邪者也安得百十次山以噴

俗爾獨文乎哉遂以余本次而刻之俾余叙其說云爾

正德丁丑孟冬十有三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

國史

經筵官湛若水書于西樵之煙

霞洞



元次山集序

史若水曰自吾得元子而文思益古夫太上有質而無文其次有質而有文其次文浮其質文浮其質道之敝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之物之生也先質而後文故質也者生乎天者也文也者生乎人者也質也者先天而作者也文也者後天而述者也故人之於斯文也不難於文而難於質不難於華而難於朴

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余自此遊觀藝於燕冀之都得元子而異焉欲質不欲野欲朴不欲陋欲拙不欲固卓然自成其家者也唐之大家風斯下矣其駿駿乎中古而不已矣乎其泯而不傳將文末之世爾矣乎兩廣總戎太保武定侯郭公世臣武而好文余謂之元子公讀之若有契焉曰嗟嗟次山浩然剗大憤世疾邪者也安得百十次山以噴

俗爾獨文乎哉遂以余本次而刻之俾余叙其說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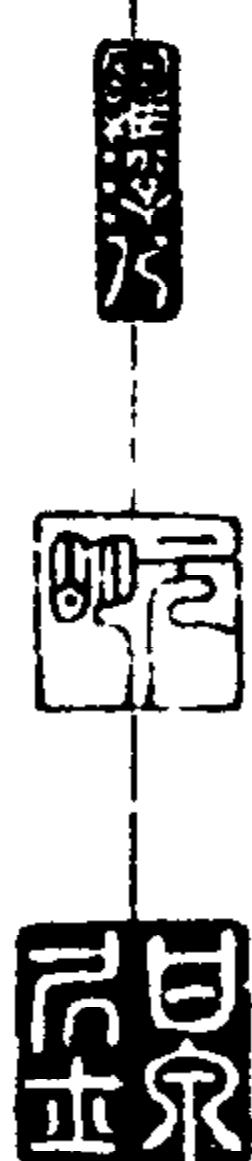
正德丁丑孟冬十有三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

國史

經筵官湛若水書于西樵之煙

霞洞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一

贈禮部侍郎元結著

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
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兮草實兮濟我生人猗太帝兮

翰林編修湛若水校

右豐年二章章四句

補樂歌十首有序

太保武定侯郭勛編

物如帝之德無所不施

自伏羲氏至于殷室凡十代樂歌有其名亡其辭考之傳記而義或存焉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畫無一作亡

古音嗚呼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無

一作亡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列祠徃帝歲時薦享則必作樂而無雲門咸池韶夏之聲故探其名義以補之誠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宮羽而或存之猶乙乙冥冥有純古之聲豈樂乎司樂君子道和馬爾九十篇

十有九章各引其義以序之命曰補樂歌

聖德至深兮蘊蘊一作周如淵生類娘其反其號孰知其然
右九淵一章章四句

根莖

五莖頴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頴頊得五德之

禽獸之勞

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出

右網罟二章章四句

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

之功

六英高辛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譽能總六合之英華

我有金石一作鑒擊考崇崇一作淵涼與汝歌舞一作聲上帝之風由六合一作英華溷溷一作有絲竹韻和泠泠一作與汝歌舞一作聲由六合一作根底羸羸

右六英二章章六句

咸池一作陶唐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堯德至大無不備全

元化油油一作孰知其然至德汨汨一作順之以先元化泥泥音尾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一作由之以全

右咸池二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舜能紹先聖之德

森森羣象一作兮日見生成欲聞朕初一作玄封冥冥洋洋

至化一作兮日見深柔欲聞濩濩一作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禹治水其功能大中國

茫茫下土一作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一作川有深流茫茫

下土一作兮乃均四方國有安人一作野有封疆茫茫下土

兮乃歌萬年上有茂功一作兮下戴仁天

右大夏三章章四句

大濩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濩然得所

萬姓苦一作兮怨且哭不有聖人一作兮誰濩育聖人生一作兮天

下和萬姓熙熙一作兮舞且歌

右大濩二章章四句

二風詩有序

天寶丁亥中元子以文辭待制閣下著皇謨三篇二風詩十篇一作將欲求于司歷氏以裨天監會有司奏待制者悉去之於是歸于州里後三歲以多病習靜於商餘山病間遂題括存之此亦古之賤士不忘盡臣之分耳其義有論訂之

治風詩五篇

古有仁帝能全仁明以封天下故為至仁之詩二

章

猗皇至聖一作兮至惠至仁德施蘊蘊反文蘊蘊如何不全不缺莫知所覲猗皇至聖一作兮至儉至明化流瀛瀛瀛瀛如何不號許果反不號許果反莫知其極

右至仁四韻十二句

古有慈帝能保靜順以涵萬物故為至慈之詩二

章

至化之深兮猗猗媛媛如煦如吹如負如待而不知

其慈故莫周莫止静和而止

至化之極兮瀛瀛溶溶如涵如封如隨如從而不知其功故莫由莫已順時而理

右至慈四韻十四句

古有勞王能執勞儉以大功業故為至勞之詩三

章

至哉勤績不盈不延誰能頌之我請頌焉於戲勞王

勤亦何極濟爾九土山川溝洫

至哉儉德不豐不敷誰能頌之我請頌夫於戲勞王

儉亦何深戒爾萬代奢侈荒淫

至哉茂功不升不圮誰能頌之我請頌矣於戲勞王

功亦何大去爾兆庶洪涇災害

右至勞六韻二十四句

古有正王能正慎恭和以安上下故為至正之詩二

章

為君之道何以為明功不濫賞罪不濫刑謹言則聽
謠言不聽王至是然可為明焉

右至正四韻八句

古有理王能守清一以致無刑故為至理之詩一

章

理何為兮系脩文德加之清一莫不順則意彼刑法
設以化人致使無之而化益純所謂代刑以道去殺
嗚呼嗚呼人不斯察

右至理三韻十二句

亂風詩五篇

古有荒王忘戒慎道以逸豫失國故為至荒之詩一

章

國有世謨仁信勤歛王實惰荒終亡此乎焉有力恣
謫惑而不亡其國嗚呼亡王忍為此心敢正亡王永
為世戒

右至荒三韻十二句

古有亂王肆極凶虐亂亡乃已故為至亂之詩二

章

嘻乎王家曾有凶王中世失國豈非驕荒復復之難
令則可忘

右至亂二韻十二句

古有虐王昏毒狂忍無忌不及故為至虐之詩二

章

夫為君上号慈順明恕可以化人忍行昏恣獨樂其

身一狗所欲萬方悲哀於斯而喜當云何哉

夫為君上号兢慎儉約可以保身忍行荒惑虐暴於人前世失國如王者多於斯不寤當如之何

右至唐四韻十八句

古有惑王用姦臣以虐外寵妖女以亂內内外用亂至於崩亡故為至惑之詩二章

賢聖為上号必儉約戒身鑒察化人所以保福也如

何不思荒恣是為上下隔塞人神怨異平放教惡無

厭不畏顛墜

聖賢為上号用必賢正黜姦佞之臣所以長久也如

何反是以為亂矣寵邪信惑近佞好諛廢嫡立庶忍

為禍謨

右至惑六韻二十句

古有傷王以崩盪之餘無惡不為也亂亡之由固

在累積故為至傷之詩一章

夫何傷乎傷王乎欲何為乎將盡枯矣無人救乎臺枯及夫不可救乎嗟傷王自為人君變為人奴為人君者忘戒此乎

右至傷二韻十二句

二風詩論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風詩何也曰吾欲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曰如何也夫至理之道先之以仁明故頌帝堯為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為慈帝成之以勞儉故頌夏禹為勞王脩之以敬慎故頌殷宗為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為理王此理風也夫至亂之道先之以邊惑故閔太康為荒王壅之以苛縱故閔夏桀為亂王覆之以淫暴故閔殷紂為虐王危之以用亂故閔周幽為惑王亡之累於積故閔周恭為傷王此亂風也訂曰子頌善上不及義軒湯武閔惡又不及始皇哀靈焉可稱極帝王理亂之道對曰於戲吾敢言極極其中道者也吾且不曰著斯詩也將系規諷乎如義軒之道也久矣誰能師尊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為規法過於是也吾子審之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二

元謨

古者純公以惛愚聞或曰公知聖人之道天子聞之咨而問焉公謝曰臣生自山野順時而老心如草木身若鳥獸主君所問臣安能知請說所聞惟主君聽之臣曾記有說風化頽弊或以之興或以之亡者不知何代君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真而耻聖故大道清粹滋於至德至德蘊淪而人自純其次用聖而耻明故乘道施教脩教設化教化和順而人從信其次用明而耻殺故汎化興法因教置令法令簡要而人順教此頽弊以昌之道也殆乎衰世之君先嚴而後殺乃引法樹刑援令立罰刑罰積重其下畏恐繼者先殺而後淫乃深刑長暴酷罰恣虐暴虐日肆其下須臾繼者先淫而後亂乃乘暴至亡因虐及滅亡滅兆鍾其下憤凶此頽弊以亡之道也其君歎曰嗚呼真聖之風歿無象耶明順之道誰為嗣耶嚴正之源開已竭耶殺淫之流日深大耶吾其頌昌人之道為戒心之寶

演謨

天子聞之惄然不怒冥然深思乃曰昌人之道

豈無故歟公其演之其故何如公曰嗚呼頽弊以昌之道其由上古強毅純朴強生道德使與云云使亡惛惛始闢禮樂始鼓仁義乃有善惡乃生真偽然後勤儉之風發而逾扇嚴急之教起而逾變湏智謀以引喻湏信讓以敦謾是故必垂清淨必保公正所謂聖賢相逢瀛瀛溶溶不放不封乃見禁而無殺順而無訛猗愧以脂反優游尚致平和嗚呼頽弊以亡之故則聞溺惑則見凶侈遂長淫靡然後忿爭之源流而日廣慘毒之根植而彌長用苛酷以威服用謫謹以順欲是故皆恣虐必生亂惡所謂庸愚相遭謹謹嘗嘗以悲以號乃見苦而彌怨逆而彌悖撣援連反憮憮以憮憮上黃殊反轉扇不歇天子感之歎於改反歎曰噫聖賢孤獨生不驛世蒼蒼四海生類誰濟公曰嗚呼不可遂已聖人湏極道於常臣賢人湏溢德於庸君使道德優優不豐不紛乃湏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昏縱

系謨

天子聞之惄然思而歎曰太皇之道於今已亡哀季之德吾不忍當將學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

制其昏縱行之之道惟公教之公曰於明主君斯道未易猜明主君斯道良難敢為主君高較其端夫王者其道德在清純玄粹惠和溶油不可恩會盪曠

廣胡

反衰傷元休其風教在仁慈諭勸禮信道達不可沿

以澆浮溺之淫末其衣服在潔於四時勿加敗弊不可積以鑄綺奢侈過制其飲食在備於五味示無便就不可煎熬珍恆尚惑所甘其器用在絕於文彩敦尚素朴不可駢鉢珠貝肆極侈削其言室在省費財力以免隘陋不可彈窮土木叢羅聯構其充固在合當制度使人無厭不可墻整肥饒極地封占其賦役在簡薄均當使各勝供不可橫酷繁聚損人傷農其刑法在大小必當理察平審不可煩苛暴急殺戮過甚其兵甲在防制戎夷鎮服暴變不可怙恃威武窮蹠爭戰其畋獵在順時教校不追以驅不可骋於殺害肆極荒娛其聲樂在節諧八音聽聆金石不可耽喜靡慢宴安淫溺其嬪媚在備禮供侍以正後官不可寵貴妖艷惛好無窮其任用在校掄材能察視邪正不可授付非人甘順姦佞其郊祀在敦本廣敬展誠重禮不可淫慢禱祈僻有所係其思慮在慎於安危誠其溢滿不可沈溺近習肆任談誕如此順之為

明聖逆之為凶虐可以觀乎興廢可以見乎善惡純公言已天子謝曰公之所述真王者之謨必當纂刻置之座隅

說楚何荒王賦

上

樂寵王召君史問曰史之記事無有遺乎對曰有之臣楚人也請說楚人之遺事昔聞臣何荒王使釣翁相水相置浮宮之所相用眾孤釣之處翁曰臣相水多矣不能悉說請說相江之流有磈礧有灔其至險也實迴山如闢敲去其壁若合陽崖陰壑景氣常雜崩流激聲空響相答則有嶧嶭上去下崎嶇峻束噴漬觸沃衝回繢漩上方萬解下於女於一切聞深沈出入千里常如凝陰是以魚經其中皆鬚充鱗脫眄休俱反腮嚙煦忽為淵流瀛瀛油油蘊淳無聲島嶼若浮則有巖波濤湍險之苦者君王審之無易此乎荒王歎曰釣翁早父其恩隘歟乃欲置吾於湘水一曲釣羅病魚吾自相水洞庭可矣於是命造眾釣於是命造浮宮令眾釣所至洞無藏鼈令浮宮所狀與仙府比同宮有天帆五急龍殿當居史端實靈丁巫鬼祝女司官侍何荒王而公

族國鄉莫得至馬宮有舖臺揭枝類擬天都薰珍鉢
金纓佩垂紆金珠玉爐蕭渺清冷苾馥芬敷臣何荒
王於此臺上與姪女婢胡故妹雙歌闋徐娛然自娛
官有解教容堂舺巨禁房古館莫紅廊載戲兒
妓官諧奴內臣官老優倡及競器不名戰徒弄反
維官傍官有聯轎負土以爲舺力丁圍圍多夭草媚
木淫禽醜獸官有海洞之關化依上許物鮮懸
左曰瑞風右曰祥煙宮有四門青氣白雲丹景玄寒
然後始爲鷗城匝官屯備文戰禁御轡所今羅攢峙
其餘駭鯨之船魯宣飛龍之舫鳬艤鶴所甲羅官
上下者千里相望浮宮可御而眾釣無成臣何荒王
乃浮浮宮于都龍之澑澑出洞庭之南漢音英將觀蠻
師夷父與漁者試眾釣於沅湘會泥无匪臣何荒王
始見積魚之山而喜色未起又見眾猶畜委釣未施
已藻洄淵洑周袤千里眾中之魚皆觸感鰣駭投跳
委壘可以薦車臣何荒王輦於其上而心始喜是日
置魚監拜綱尉釣尹司綸各有等次又有類龍學鯉
肘釣胜傍禮劙鵬騰鷁躍潛深錯棟下蘇合反人得業在水中小得
惟魚牧龍者皆差授官爵寵王聞之喜曰吾國無有
長流激湍平湘大淵而不知有此樂也始知城池宮

館爲拘我之邸山澤鷹犬爲勞我之方當誦記所聞
歸學而主君史証之盛曰不然湏臣言已或可聽焉
臣聞浮宮之成也臣何荒王令羣臣有後爲浮司不
爲浮茅者族百姓能率爲浮家共爲浮鄉者復方六男
子能湍游上下者爲王寶女子能淵居移日者爲王
嬪未及一年遂變楚俗川原有楚室之鄉江湖有駢
舟之曲家見湍上之悲戶聞臨淵之哭時野有歎曰
嗚呼有國者非喜愛亡國有家者非喜愛亡家當取
其亡也如喜愛者耶今君上喜愛浮宮眾釣令臣下
喜愛浮司浮鄉吾恐君臣各迷而家國共亡此實楚
正士歎臣何荒王臣顧君王驚懼爲心指此爲箴

說楚何惑王賦中

寵王賜音字驚說以然復問君史曰更有記乎曰
有之甚妖恠也何故不說寵王曰當必爲吾說之對
曰臣聞天鄙有山山有玉鼓實有天魏力丁扣之歌
舞聲媚金石韻便宮羽寵王曰生休矣吾將購之君
史証曰不可臣所不欲說者懼君王好之君誠不忘
歎臣請備說其可好乎昔臣何惑王用閼嬖之謀肆
極荒淫更經年歲鑿險填深轉餽通千里萬金五譯
臣妄借喻其心然後云獲非娶女撫鼓而天魏不舞

非寢女引和而天魏不歌舞一分眄一
祥簪一宛袂臣何惑王見之舒舒曳曳若多醉酌而
不知所制天魏歌一化顏一主顧一更聲一換氣臣
何惑王聽之妖妖懿懿若已酣昏而不知所至天魏
歌舞臣何惑王氣如陽春始露時雨天魏不歌舞臣
何惑王心若已喪而頽墮不主嗚呼天魏惑人至此
嗚呼天魏媚人至斯加有魏額婢真生折巾性反牲輔之
使臣何惑王之心無所不欲使臣何惑王之意無所
不為獨言選女於餘可知其選女也豈止嬖嬪上鳥下烏
以嬪嬪及娶未笄將語居反將與魚將反可喜羨者母嬪負抱姑姊引提詣於王宮宇
籍王閨然後割楚國廟右為天魏作官分楚國社陽
為魏額作館悉楚國之好奉之已窮於所奉之心其
猶未滿楚國之人已悲容冤怨日苦其毒其臣何惑
王尚熙憐數娛日思未足野有直士觸而証曰大王
溺於天魏惑於魏額不顧宗廟遂亡人民如何下命
其令且云舞者能變一度歌者能變一聲應魏樂之
節數充寡人之性情且能富其親族又能貴其父兄
至於母嬪姑姊皆能與之封邑以為世榮今行逾月
楚俗皆化女忘蚕織男忘耕稼里閭學歌之館鄉集

歌舞之榭遂使黃鍾大呂生溺惑之聲孤竹空桑起
怨離之調變風俗於一歡忘正始於一笑大王未覺
遂不節損此所謂鑿頰瘞之源造亂亡之本今之所
好則妖惡之物所為又惟醜之事羲軒之耳必不肯
聽堯禹之心必不肯喜臣何惑王悟之於是使嬖臣
挾玉鼓與魏樂使闕尹抱天妻魏額鎖以金索繫於
石人沈之深淵飛撼而旋

說楚何憎王賦

下

寵王曰殆哉楚國幾為浮宮魏樂何亡君史曰幾亡
楚國有甚於是昔臣何憎王極暴極虐使臣下得肆
姦肆侵肆允肆惡臣何憎王不知如此亡可待矣而
乃嘆曰嗚呼堯實阜帝禹實豫王殷周君長并夫可
方馬有慘然勞苦而為人主馬有隘然九州而列封
諸侯吾必合外荒夷狄海內人民悉奉我為欲世世
臣臣此臣何憎王所云又謀變先王之典禮更萬物
之名號列官官於海外窮天地而復恩稽極變化微
驗恠異盡難得之物充無窮之意荒娛耽急思計所
為度國土之不大料財力之不支乃令人曰吾欲勞
汝人民休汝人民汝人民豈知今悉汝丁壯婦人繼
之童翁分力負載而隨我已老謀我已名師人民聽

我當無二恩所舉既甚所資不足乃署官而貴鉗孤

而鬻始令國中絕人謗讟贊謀者俟敢諫者族其令
朝行其俗暮改有以逃罪正言不發萬口如封誨媚
相與千頰一容野有忠臣負符矯謁偽為齊客給而
証曰臣入君王之封城見君王之風化踟蹰路隅不
覺泣下或聞哀號或聞悲呼訊於閭里必鯀寡憐孤
或見凶侈或見驕奢訊於左右必公侯之家客說未
已臣何惜王曰然乎謂何對曰意君王不知忠正不
植姦佞駢生能焮姑上相魚下音姑仁惠胥蓋聰明令巧媚
得口為矛戰令姦凶得心為甲兵此皆明跡甚於鬼
神發機有若雷霆實畏君王已芻於牢圉實恐君王
已暴夫乾枯君王如何不是念乎臣恐楚國化為荒
野臣恐君臣不如犬馬臣何惜王於是恠容而慚撫
身而哀仰為客曰君幸憐之得無戒哉君王為臣化
心心化身身化人嗚呼述化之道在制於內外外
之入也有視聽言聞內之出也有性情嗜慾出入相
應必有禍福臣何惜王聞之謙居化心諷誦斯言終
身為箴遂羅已成之事寢未成之謀廢所賣之官復
所鬻之孤敢諫者俟贊謀者誅君史言已王客捧酒
為寵王壽起而贊曰君史說楚似欲戒渠敢願君王

示鑒不忘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三

閔荒詩一首

天寶丙戌中元子淳隋河至淮陰間其年水壞河
防得隋人寃歌五篇考其歌義似寃怨時主故廣

其意採其歌為閔荒詩一篇其餘載于異錄

煬皇嗣君位隋德滋昏幽日作及身禍以為長世謀
居常耻前王不思天子遊意欲出明堂便登浮海舟
令行山川改功與玄造伴河淮可支合峯嶧生回溝
封墳下澤中作山防逆流舡舳狀龍鷗若負宮闈浮
荒娛未央極始到滄海頭忽見海門山思作望海樓
不知新都城已為征戰丘當時有遺歌歌曲太寃愁
四海非天獄何為非天囚天囚正凶忍為我萬姓俾
人將引天鉞人將持天鉞上所監下所求所欲充其心相與
絕悲憂自得隋人歌每為隋君羞欲歌當陽春似覺

天下秋更歌曲未終如有怨氣淳奈何昏王心不覺
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忻提矛吾聞古賢君其道
常靜柔慈惠恐不足端和忘所求嗟嗟有隋氏惛惛
誰與傳

系樂府十二首并序

天寶辛未中元子將前世嘗可稱歎者為詩十二

篇為引其義以名之總命曰系樂府古人歌詠不
盡其情聲者化金石以盡之其歡愁甚耶戲皆盡
歡愁之聲者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故元子系
之

思太古

東南三千里沅湘為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
嬰孩寄樹頰純水捕鷁於都鱸所歡同鳥獸身意復
何拘吾行遍九州此風皆已無吁嗟聖賢教不覺父
跋嗣

龐上歎

援車登隴坂窮高遂停駕延望戎狄鄉廻復悲咤
滋移有情教草木猶可化聖賢禮讓風何不遍西夏
父子忍猜害君臣敢欺詐所違今若斯悠悠欲安舍

頌東夷

嘗聞古天子朝會張新樂金石無全聲宮商亂清濁
來驚且悲歎節變何煩數始知中國人就此亡純朴
兩為外方客何為獨触覺其音若或在臨海吾將學
賤士吟

常聞古君子指以為深羞正方終莫可江海有滄洲

款乃曲

款音漢乃音
萬神加之聲

誰能聽款乃款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
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

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為漁父行

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触不為酸嘶

阿憐抱中兒不如山下庵空念庭前地化為人吏蹊
出門望山澤回顧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跪向之啼
去鄉悲

踟蹰古塞闢悲歌為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
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母鄉
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為悽傷

壽翁興

借問多壽翁何方自脩育惟云順所然忘情學草木

始知世上術勞苦化金玉不見充所求空聞恣耽欲
清和存王母潛渡胡故無亂樂誰正好長生此言堪
佩服

農臣怒

農臣何所怨乃欲干人主不識天地心徒然怨風雨

特論草木患欲說昆蟲苦巡迴宮闈侈其意無由吐
一朝哭都市淚盡歸田畝謳頌若採之此言當可取

謝大龜

客來自江漢云得雙大龜且言龜甚靈問我君何疑
自昔保方正顧嘗無妄私順和固鄙分全守貞常規
行之恐不及此外特何為惠恩如可謝占問敢終辭

古遺歎

古昔有遺歎所歎何所為有國遺賢臣萬世為冤悲
所遺非遺望所遺非可遺所遺非遺用所遺在遺之
嗟嗟山海客全獨竟何辭心非膏肓類安得無不遺

下客謠

下客無黃金豈思主人博客言勝黃金主人然不然
珠玉成彩翠綺羅如嬪娟終恐見斯好有時去君前
豈知保終信長使令德全風聲與時茂歎頌萬千年

石宮四詠

石官春雲白白雲宜蒼苔拂雲踐石徑俗士誰能來
石官夏水寒寒水宜高林遠風吹蘿蔓野客熙清陰
石官秋氣清清氣宜山谷落葉逐霜風幽人愛松竹
石官冬日暖暖日宜溫泉晨光靜水霧逸者猶安眠

與党評事有序